

以前在我们村里，若是某个男人偷懒耍滑混时间，免不了遭女人一顿气恨恨的白眼，甚至会嗔骂道，指望你去挑一担水，你老半天动不了身，上镇下府一样地艰难。男人嘿嘿地笑，该干嘛干嘛。

“上镇下府”，是我们家乡的口头禅，也是小孩儿心头的向往。未知的远方，总是神秘得美好。

“上镇”就是去邻近的景德镇市；“下府”，则是去自己的鄱阳县城，因为鄱阳县古时为饶州府。习惯讲“上镇下府”的，还有都昌、湖口、彭泽等湖区。

我老家上兰村，四周都是山，距村委会所在地的张家自然村有四里路，到金盘岭镇三十多里。而金盘岭镇到景德镇三十多里，到鄱阳县城一百五十多里。



上镇下府

◎ 王志远

在“大集体”年代，自行车比现今的动车都稀罕，村里人出门凭的是一双腿脚，上镇下府的曲折也就可想而知。好在那时的人们不轻易外出，只在村里重复着互相模仿的春播秋收。谁有大病小痛的，村里有赤脚医生，只有得了重病，才会想到“上镇”——几个本家的男劳力花上一个多小时扎了抬杠，吱吱呀呀地抬上肩，喘着粗气急奔景德镇，这一路至少要折腾七八个小时。“下府”去自己的县城看病，那是不可能的事，一百多里呢。去省城南昌？五六百里的路程，没人敢想。

上镇、下府，都不是容易的事。村民平时所谓的出门，也就是偶尔在乡村之间互相走走亲戚。我上小学时，班上有个同学因耳疾上过景德镇做手术，回来后竟像个得胜将军，从不提耳朵的事，只是反复跟我们描述街市的景象：柏油马路是什么样子，汽车是怎么奔跑的，灯泡会发光，等等。有趣的是，他描述市里的百货大楼时神情比我们还要紧张，七层，七层！天哪！我们感叹。“抬头落帽子哟！”他这样形容。

有一次，母亲半夜赶路挑了自己熬制的红薯糖上镇，赶了大早，红薯糖被市民抢购一空。那时城乡物资极度匮乏，粮食、火柴、煤油、布匹等日用品都要凭票按计划供应。城里人能买到乡下“走私”来的食糖是难得的幸运。母亲卖完红薯糖，饿着肚子，又步行赶了回来。这是我最早

的关于自家人“上镇”的记忆。

去金盘岭集镇上初中，是我第一次走出乡村，第一次看到电灯。去金盘岭几十里路，每到周末步行来回，即使翻山走小路，也有二十多里。走在大路上，我总是边走边看，希望遇到一辆路过的拖拉机。不过，搭上拖拉机的机会十分渺茫，那时全公社也只有两台拖拉机。后来，其中一台被邻近大队的人承包，不久，这人成了全公社最早的万元户。我初中即将毕业时，农村已经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了，父母和乡亲们盼来了和暖的春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改革的开篇之作，接下来的户籍制度改革又一次解放了农民。

母亲不必再为家人的生计“走私”了，乡亲们在交了国家和集体的

粮食任务之外，还会有部分余粮出售，也能顺便养一两头生猪增加收入。父母和我的乡亲们心花怒放，大家自由地上镇下府也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不久，做买卖成了光明正大的事，我们村里的老天作田之余就第一个在村头开起了小店。那时，有人抢先一步买了客车跑运输，专跑鄱阳县城和景德镇市，每天早出晚归，客车就停靠在张家自然村。大清早，远远近近的人们踏着露水汇集到张家村，上镇下府的便踏上了不同的客车。衣着利落整洁的，多半是出门走亲戚或者办事的；面色暗沉、忧郁的，可能是去医院；像老天一样不注重衣着仪表，脚底下压着一打蛇皮袋的，基本是去城里批发进货的小老板；也有蛇皮袋里装了鸡鸭、水桶里装了泥鳅或猪肉的小商贩……我母亲时常相邀一些女伴搭车去景德镇销售自家蔬菜或是累积下来的鸡蛋。

上镇下府成了家常便饭，泥路上车轮滚滚，灰尘翻腾，但人和车子都起劲得很。虽说我们整个金盘岭一年都难得考上三五名大学生，但大家对于日子，对于未来，却有着前脚赶后脚般的豪迈。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上镇下府的客车上，总能听到这激荡人心的歌声，大家明白，改革开放的浪潮在不断涌动。开放搞活，粮食市场放开，商品

粮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出门吃饭再也不用凭粮票。我们村的富余劳力有了新的干劲，除了作田，外面还有许多的精彩。他们上镇下府地在街市做买卖，在企业学技术，在车间当工人；也有许多人陆续奔赴全国各地的都市，弯腰挥汗，梦想花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二年，我带着妻儿到南昌工作。这个时候，上镇下府的特色车辆开始在柏油路上欢跑，村里人搭车进出不再是满鼻子满脸的灰尘。九景高速也已建成通车，景德镇往返南昌的高速快客每小时一趟，大家过日子的信心不断延伸到更远的远方。

农村孩子在城里上学的户籍障碍被逐渐破除，他们在南昌接受了平等、良好的就近入学教育。现在，我两个孩子都在读硕士研究生，改革开放成就了我小家庭的梦想。

中国乡村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居然不用再交了，我的父母和乡亲们先是惊讶，然后开怀大笑，大部分男人携家带口地走出山村南征北战。大家都想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许多人在景德镇或鄱阳县城扎根陪读，上镇下府变成了务工常驻。现如今，借读费早已成为历史，城市的流动人口只要手持居住证，就近上学，完全享受本地市民的同等待遇。我们村因此每年都有三五名学子考取大学。

这些年我们从南昌回村过年，比早年村里人上镇下府还要便利。从南昌走高速到鄱阳县城，仅需一个半小时，然后转乘上兰的客车也仅两个小时左右。回家过年的热闹与隆重自不必说，家家有楼房早已不是新闻，乡村年节的堵车也成为令人哭笑不得的“壮观景象”。去年底，九景衢铁路开通运行，坐落在田畈街的鄱阳火车站通达南昌、武汉等多个城市。动车开通运行的第一天，上天似乎也跟着激动起来，雨水哗啦啦地地下着，可车站广场仍然人流如潮，大家欢喜地目睹着火车站正式通车。

家乡的动车运行以后，我从南昌回去就像去城市的郊区一样任性。现在，村里人谁要有个大病小痛的，如果实在不放心，就来省城的医院检查，是否住院，大家不计较，有国家的医保呢！

村里许多年轻人在景德镇市或者鄱阳县城买房安家。也有一些年轻人凭技艺回乡赚钱，制作铝合金门窗、做装修工程等等，上镇下府的与坚守家园的小伙伴们经常聚会，微信里一个招呼，三五成群的好伙伴就聚到了一块。

如今，无论是两个轮子的摩托还是四个轮子的小车，只要没喝酒，上镇下府，就像去菜园子打个转身。



球评

英格兰死于『安乐』

◎ 程晓述

当特里皮尔踢进那记贝坎克斯式的任意球时，优美的弧线让我目瞪口呆：这还是那支一直被我看扁的英格兰吗？我一度怀疑自己确乎对他们持有偏见。

克罗地亚在前30分钟承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英格兰人压缩空间的紧闭式防守，以莫德里奇为首的奇们无法组织有效进攻不足为奇。

我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庆祝，庆祝决赛将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英法”对剧本演绎。我真不明白，为何有那么多球迷甚至是专家如此看好英格兰，难道仅仅是因为“英糙”的影响力？仅仅因为世界杯四强中来自“英糙”联赛的人数最多，就爱屋及乌等同国家队？在我看来，自1966年的辉煌过后，英格兰国家队就沦为了一支彻头彻尾的伪强队，吊吊人家胃口可以，成大器永远不可能！

事实证明，英格兰人的足球精神特质在最后60分钟终于暴露无遗。一球在手，似乎江山无忧，他们开始不紧不慢，悠哉悠哉，感觉十分良好地踢起了快乐足球、养生足球。就像温水里的青蛙一样，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的来临。而此时此刻，克罗地亚人却步步为营，一点一点地蚕食着英格兰人的信心和肌体。

待英格兰人嗅到危险的气息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克罗地亚人反击的号角已吹响，凶猛的獠牙已伸出，在年轻的英格兰方寸大乱措手不及，给予了最后致命一击。英格兰人终于为他们的愚蠢，为他们的脆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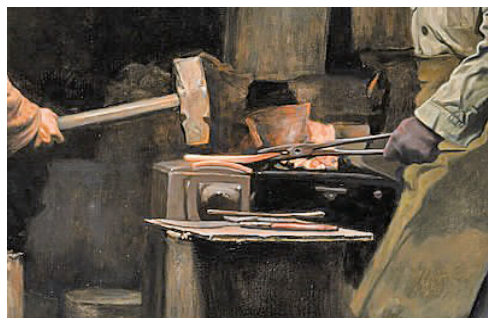
英格兰足球的糟糕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时不够自信，有时又过分自信。长期精神分裂，这是最要命的！

如果评选本届世界杯最有战斗精神、最不轻言放弃的球队，非俄罗斯和克罗地亚莫属！从八分之一决赛到四分之一决赛，再到今天凌晨的半决赛，一路走来，克罗地亚可以说是历经风雨，历经磨难。三场比赛全部打满120分钟，两场点球决胜，一场逆转取胜，克罗地亚人一刻也没有停止奔跑，一刻也不轻言放弃，哪怕不被看好，哪怕面临万丈深渊，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前行，他们身上似乎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量。

行百里者半九十。克罗地亚已经走完了历经坎坷的九十九步，还剩下最后封王的关键一步，也是最为艰难的一步！面对法国这个拦路虎，克罗地亚的差距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身价差一大截，速度差一大截，体能差一大截……但唯一不差的，就是一颗勇敢的心，一颗冠军的心！足以支撑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

打铁

◎ 超凡



叮当叮当
巷子的深处传来
铁锤与铁砧的撞击
星火飞溅淹没了夏的聒噪
蝉儿们渐渐收起腹部的发音器
躲进浓密的树荫
吮吸着汁液

汗水
是清晨的露珠
一滴一滴在碧荷中流连
影映千年的回潮
坚硬的冰冷的锈迹斑斑的
任何一种废弃的铁器
在风箱的鼓动下
在挥动的锤音中
在四射的纷飞里
一件又一件农作铁具
流向四面八方
锄耨着一片又一片田野

流逝 流逝
象参天的古木站立
迎着烈日
顶着飘风
冒着雨雪
弯曲着 跛跛着
褪去了平滑的嫩绿

叮当叮当
象叮咚的泉水
滴不尽的清激